

短篇小說

都蘭村

大予

太平洋上的微風吹着絲絲細雨打在都蘭山側的原野上；雖然已是仲夏的季節，人們在涼濕的氣流中仍然感到有些寒意。在迷濛的細雨裏，四周都很寂靜，可是那都蘭山腳下的都蘭村卻顯得很熱鬧；一群阿美族的山胞，正圍着薛經理和他的三位職員，在村中一塊平坦的晒場上愉快地交談着。靠近晒場的一條泥濘坡道上，停放着一輛薛經理們所乘坐的小吉普車，也引來了一群兒童，他們正高興地擁擠在車傍，有的推推車身，有的摸摸機件，偶而還有人把喇叭鳴了幾響，隨着便惹起一陣尖銳的驚叫和得意的笑聲。

那旁，徐忠義透過村民代表林聰明的通譯，很恭謹地對薛經理說：「我的新房子下月中就可以蓋好了，下月尾我打算替我的大女兒完婚，到時候想請薛經理替他倆做個證婚人，可以嗎？」「噢，那太好了，你這是大喜臨門啊！我一定會來向你道賀，」薛經理與沖地回答着，接着，他又滿臉笑容地朝着站在徐忠義身旁的兩位美麗的姑娘問道：「徐小姐，恭喜你啦！請問你的新郎是那裏人啊？」

徐月英的臉上原已泛起一陣紅暈，這時聽到薛經理的問話，更不勝嬌羞似地低着頭，她那一排雪白的貝齒輕輕地咬着下唇，又微微地把苗條的身軀搖了幾下，然後才以清脆的國語低聲地答了一句：「我不知道。」林聰明怕薛經理掃興，連忙接着說：「我來替她報告一下，徐小姐的新郎，是一位年青幹練的漁船船長，就住在離這兒不遠的加路蘭漁港附近，前天晚上我還見到徐小姐家裏談了好久哩！」

「好啊！好極了！」年青的薛經理高興得叫了起來，和他同來的三位職員也笑着鼓掌，這一陣笑聲和掌聲，立刻在那一堆山胞中散開，每一個人都跟着笑眼盯着這位「準新娘」打量，害得徐月英只好用雙手蒙住通紅的臉龐，又羞又嗔地跑開了。

「你蓋的那幢新房子，大約要化多少錢？」薛經理帶着關切的口吻，和尚未平復的笑容，再透過林聰明的翻譯向徐忠義發問。「一間廳堂和四個房間，只化了四千多塊錢買了些材料，人工全是自己的。」「你自己會搭房子啊？真能幹！」薛經理顯然帶了幾分驚訝。徐忠義很自豪地點點頭，他那善良而健康的臉上又浮起了笑。

薛經理很感動地掉過臉來對站在他身後的三位職員說道：「兩年來，我們所得到的最大安慰，便是他們對於生活的意義已經有着較深的瞭解，他們漸漸地知道勤勞和節儉，來代替過去的懶散和無謂的耗費，他們生活方式的轉變是非常可喜的！」

這時，林聰明便以都蘭村村民代表的身份發言了，他誠懇地說：「薛經理和各位先生對我們這樣熱心幫忙，如果我們再像以前那樣地不求上進，那實在太對不起你們了。」

「可是如果沒有你在這裡發生一種啓發，規勸和監督的作用，我們的工作是不會這樣順利的，我們應該特別感謝你的幫忙才對哩！」薛經理輕輕地拍着林聰明的肩膀，他的溫和的語調裏充滿了情感。

站在四周的山胞，雖然聽不懂薛經理和林聰明說了些什麼，可是眼見着他倆這一番親切友善的勁兒，也不自覺地從內心裏激起陣陣溫馨的真情，……

豆大的雨點才把他們從似夢的幻境中喚醒，薛經理這才握住林聰明的手匆匆地說聲：

「我們要回去了。」孩子們因讓在路的兩旁，望着開駛中的吉普車用國語高呼着：「薛經理，再見！」坐在車裏的人也先後伸出了頭，探着手，向晒場上和路傍的人們高聲答話：「雨下大了，請你們快回到屋裏去吧。」

徐忠義回到那幢破舊的屋裏，抓了一條毛巾擦去頭上的雨水，他的大太和女兒正忙着用提桶和木盆承接着屋頂漏下的水滴，他望望屋頂的那些漏洞皺着眉頭，然後便披著蓑衣，走向屋外左側那座即將完工的新房子，繼續糊刷着一座泥牆。雨落得更大了，雨聲中他還可以隱約地聽見屋裏的幾個孩子在屋簷下玩水嬉笑，以及他的太太在門口吆喝斥罵的聲音，他不禁望着那幾乎隨時可以倒塌的舊屋子出了神，當他想到再過半個月，他和弟弟兩家的人就可以在這麼新房子裏安居樂業時，才感到一陣莫名的欣慰。於是，剛才薛經理對他誇獎的話，重新在他的耳際響起，他自己也感覺到這兩年來他的確很能幹，他所幹的事情，在兩年以前是連他自己也沒法預料或想像得到的，於是，兩年來許多令他悔痛和感奮的往事，便繼續地在記憶裏浮起。

那是一個大雨的深夜，徐忠義帶着七分醉意，拖着蹣跚的步伐，敲開了林聰明的大門。「是你？又喝醉了吧！」林聰明一面問，一面扶着他坐在靠桌子的一條板凳上。在燈光下，徐忠義潮濕的雙手托着一張慘白的臉，又用兩肘靠著桌面，支着他的上半身，雨水從一頭的亂髮裏緩緩地流下，一臉都是水珠，從那對佈滿血絲而失神的眼睛裏，可以看出他是多麼頹唐而又令人憐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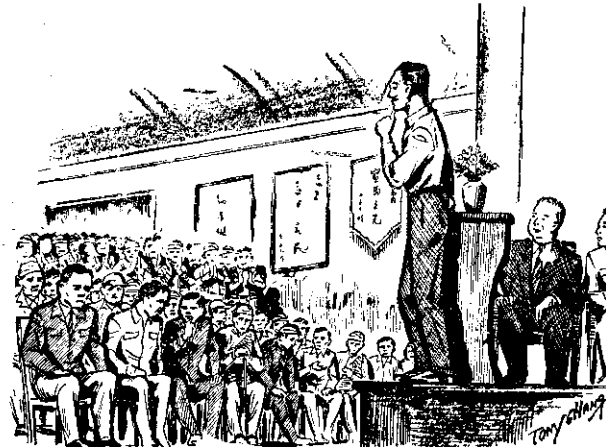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……我又賣了一分五厘的地。」徐忠義喘着氣，喃喃地自語着。「又是爲了償還阿旺的利息吧？」林聰明早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徐忠義緩緩地閉上雙眼，把頭點了幾下。

「這不是辦法啊！」林聰明拉開另一條板凳，隔着桌子坐在他的對面，然後接着說：「你們兄弟兩家大小十六口，就靠着三甲多地過活，如果地把地賣光了，你們吃什麼？」

徐忠義睜開了眼，猛地張開雙臂，兩個拳頭在桌上重重敲了幾下說：「不賣田地又有什麼辦法？阿旺肯讓我少他一分錢？除非……除非我和他拼了，我……」

「那更不可以，」林聰明警告他說：「難道你連家裏的妻子兒女都不管了？」

窗外的閃電又亮了幾下，屋裏是片刻的靜默。



薛經理的演說，使臺下響起一陣陣的雷聲。

新消息的 養雞界

！藥效95~100%而毫無毒性的
驅虫新藥。轟動了藥匠界的嬰孩

國際家畜藥物廠出品

台北縣板橋鎮館前路五二九五



「我明天去找薛經理談談，我們村裏幾乎每家都和你有着同樣的苦痛哩！」

「薛經理？你是說的那個銀行的薛經理？」徐忠義的眼睛睜得更大了，「你找他有什麼用，他前幾天還派人到村裏來說要把我們承租的土地收回去哩！」

「這裏面一定有別的原因，我想我們現在只有依賴政府的官員了，除此以外，沒有別的路可走。」林聰明肯定地說。

「哼！薛經理，他一方面要收回我們承租的土地，一方面又兩次親自帶款到村裏來說是要放貸給我們，看樣子比阿旺還厲害哩！誰敢借他們的錢？」徐忠義似乎有些憤慨。

「我起初也是這麼想，可是昨天我遇見一位同學，他現在在銀行當雇員，他告訴我薛經理的確想替我們做些事，他又說，最近阿旺、阿金那批人常常和他的行裏的一位同事混在一起，鬼鬼祟祟地，要我們提防些。」

徐忠義又是一陣沉默，窗外的雨聲漸漸地小了。

林聰明站了起來，走近他的身邊，在他的潮濕的肩上拍了幾下，溫和地說：「該回去啦，趕快把濕衣服換掉，當心着涼。」徐忠義猶豫地移動着身體，走到門口，林聰明遞了一把雨傘給他，在一陣微風中，林聰明嗅到一股醜惡的酒精味。

「還是聽我的話，別再折磨你自己了，喝酒解決不了問題，如果希望別人幫助你，自己就必須先要勇敢地站起來。」徐忠義俯着頭，雙手搓着傘柄，在屋簷下站了一會兒，終於緩緩地跟開了傘走向積滿了雨水的晒場。接着一陣閃電之後，徐忠義的身子消逝在黑暗裏，只留下林聰明孤獨地佇立在自家門首，默默地仰視灰暗的夜空，山坡下，傳來了浪濤的嗚聲，他的心情也正像海濤那樣地在激盪着。

林聰明從薛經理的辦公室走出來的時候，眼睛裏充滿着感激而興奮的淚水，薛經理一直送他到銀行門口，緊緊地握住他的右手，誠摯地說：「請你對我們一定要相信我們，我們是遵照政府的指示和委託來為你服務的，我們絕不會做出一件對不起山胞同胞的事。」

自從林聰明離開嘉慶農校，回到都蘭村，又當選了村民代表以後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高興，這樣激動，他婉辭了薛經理和他的同學邀請他吃午飯的盛意，匆匆地跳上開往都蘭村的公路局汽車。

全都蘭村一百多戶的戶長們，都齊合在晒場上，請聽林聰明高聲地宣佈薛經理所擬訂的「消滅山地同胞高利貸貸款計劃」，最後，林聰明當着大家拍拍胸脯說：「我已經向薛經理保證我們都蘭村的村民絕對擁護他的計劃，請大家一定要支持我，和我充份合作。」

十天後，一次前所未有的「山胞高利貸調解會議」，便在縣政府的禮堂裏召開了，民意代表，地方官長，鄉紳富豪，以及各村里的山胞代表，都從不同的角落裏陸續而同的心情前來參加這個會議，當然囉，最受入注意的，還是坐在禮堂左前方的那幾位債權人。

薛經理在會議中，毫無保留地揭穿了高利貸的黑暗內幕，又再三地強調着銀行對於解決這一個嚴重事實所持的態度和決心，最後，他還宣佈那位受人利用在外造謠生事，意圖打擊銀行信譽的職員，已經在一星期前被開革了。薛經理的演說，使台下響起一陣如雷的掌聲，人們從掌聲中還可以瞥見債權人席上，那一張張尷尬得令人發笑的面孔和表情。

在最後一次的調解會議中，那一向神氣活現，姿尊處優的暴發戶們，為了懼怕法律的制裁，為了保全他們一筆血脈的本錢，終於平生第一次向山胞們低了頭，他們柔順地在調解合約上簽字蓋章，那合約上載明在簽約當天以前所有的借據，都由債務人比照銀行的利率還本還息，在簽約以後所出現的高利貸字據，一律無效。

透過林聰明的保證和監督，都蘭村的山胞很快地獲得了月息僅一分五厘的低利貸款，用以清還他們一直認為無法清還的債務，拔去經年插在他們身上的高利貸「吸血管」。

當然，最高興的還是徐忠義，當他由林聰明陪同，攜帶了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元的鉅款搭車前往阿旺的家時，他雙手緊握著那包錢鈔，兩眼一直望著車窗外發楞。

林聰明瞧着他這付神情，便用肘輕輕地碰了他一下問道：「喂！你在想些什麼啊！」

徐忠義這才轉動着發直的眼珠，輕輕地啞了一聲，然後緩緩地側過臉來，望着林聰明，兩個人在車廂裏先後地響起了一陣爽朗的歡笑。

「你根本沒有想到這筆錢會還得這樣早吧？」林聰明側着身子，湊近他的耳朵地問。

「我：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！」徐忠義眯着笑眼，低下頭望了望手裏的錢包。

「那麼以後的日子，你有着怎樣的打算呢？」林聰明似乎不願放過每一個足以使徐忠義感悟和自反的機會。

「這！」他頓了一頓，羞愧地答了一下，接着說：「起初，我們不相信薛經理，把好人當做壞人，實在不應該，以後我想我們應該努力求上進，讓人家不再灰心……」

是的，徐忠義的確是依着他自己的話去做的，兩年來，他憑着自己的決心和雙手，不斷地出海捕魚，上山打獵，勤勞耕作，眼前這幢即將落成的新居，正是他的決心和雙手所累積的結晶哩！

「你自己會搭房子啊？真能幹！」這兩句熟悉的聲音似乎又在徐忠義的耳邊響起。

一直到他的女兒走到面前喊他吃飯的時候，他的遐思和回憶才被打破。

雨已經停了，山胞的漁船、木筏、陸續繼續地從遠處搬進了海亭，那艘裏的都蘭山，浩瀚的太平洋，潤濕的原野和滿天的陽光，正交織成一片瑰麗燦爛的景象，整個的都蘭村和它的善良的人們，在一陣暴雨之後，也被那景象襯托得更有生意更健壯了。